

你殇 向大亨

不进同处无可奈
俗语俗的往回转
俗语俗的一笑
俗语俗一转
俗语俗后转



周慕辰虐我千百遍，
谁让他就是我初恋……

“喜欢一个人就是：

明知道，就算你在大雨中跌倒，
那个人也会不顾大雨瓢泼，跑上来踩上两脚，
也愿意就这样吵吵闹闹，一直到老！

萌作再出，新世纪红娘对垒游戏界巨头。

给房客洗衣做饭，给茶递水，晾衣臺被的房东哪里找？进门左转找央晓！
给周慕辰的表白，保质期限有多长？

在央晓这里，就是一张终身可以把自己换走的有效凭证！

你好，向光堂



有时候央晓也会想，为什么周慕辰会喜欢自己呢？

是自己厨艺惊人？持家有道？温柔娴淑？冰雪聪明？

是自己在大学期间积累下来的好感？

还是说实在周慕辰落难时无微不至的照顾？

“傻傻的，挺好玩！”据说周慕辰后来回忆道。



3G门户

人人网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91文学

上架建议：青春言情 畅销

ISBN 978-7-5171-1023-1



9 787517 110231 >

定价：24.80 元



昕杨◎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你好，回头草 / 听杨著 .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2014.9
ISBN 978-7-5171-1023-1

I . ①你 … II . ①听 … III .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2111 号

责任编辑： 马晓冉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1230 毫米 1/32 10 印张

字 数 297 千字

定 价 24.80 元 ISBN 978-7-5171-1023-1



目录 content

第一章	这样的重逢真是烂透了	/001
第二章	悲摧体质难自弃	/023
第三章	往昔峥嵘岁月稠	/042
第四章	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	/062
第五章	只想把你永远埋在心里最深的位置	/083
第六章	短暂的和谐时光	/100
第七章	间谍什么的都是技术活	/120
第八章	那一年我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勇气	/145





目录 content

第九章 不是所有的爱恋都有美好的开头	/165
第十章 那些原来我们都未能知道的事	/186
第十一章 周慕辰的秘密	/208
第十二章 周慕辰与骆维的正面对决	/233
第十三章 如果爱情是杯白开水，那我甘愿喝了个水泡	/257
第十四章 我已经分不清这是谎言还是现实	/279
第十五章 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	/292





第一章

这样的重逢真是烂透了



我真悲剧，真的。

而所有悲惨的起源，不过是一袋过期牛奶。

其实如果不是早起睡眼惺忪外加饿昏了头，我也不可能看都不看就一口气喝光那袋牛奶。在那袋牛奶刚见了底的瞬间，我就觉得肚子有些不对劲，翻过袋子一看，过期了一天，应该不至于啊！

本着这种不至于的侥幸心理，以及对本月还差几天的全勤奖金的渴望，所以虽然我已经感受到今天有点倒霉的征兆，还是义无反顾地拎包出了门。

在挤公车的路上已经腹痛如刀绞，到公司打完卡后的瞬间，我冲向了厕所。

接下来我在办公室与厕所之间上演了无数趟“速度与激情”，每每手瘫脚软地坐回座位不到五分钟，就又立刻跳起来十万火急地杀向厕所。

不过最悲剧之处还不在于我已经无法再顾及女性最宝贵的仪态美，最后基本是从厕所爬着出来的，最悲剧的是，因为腹泻蹲守厕所时间太长，我错过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会议。要不是因为这会，我最后不会落得那样一个混乱的下场……

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刚找到的那份半死不活的工作是什么。话说这行当在我们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悠久历史，可以说从人类有了一点礼义廉耻、思想道德起，这个职业就已经以一种活跃兴盛的态势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并以其谋生与行善并行



的特点，在民事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长盛不衰、历久弥新。最近在某台一档名为《不诚别扰》的节目开播之后，这个行当达到了新一轮高峰……

呃，好吧，其实我进了一个婚姻介绍所。别看所不大，加上前台也就只有五个人，但机构健全，管理严明，光看名字就知道这所不是凡物——“幸福”婚介所，多简明扼要，多通俗易懂，直接道明了我们全所的服务宗旨和努力方向。哦，请把重点放到“俗”以外的其他字上。

今天这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里那个前所未有的“钉子户”。

前段时间所里借鉴港台同行的先进经验，开辟了一个“锵锵六人行”的新形式活动，即三男三女同桌吃饭，同台相亲。古语说得好：三人行，必有一款适合你！圣贤的经验让配对成功率迅速攀升，业绩一路高歌，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所里各精英心中流动。

不过这个“钉子户”的存在让那成就感足足打了个五折。我来的时日尚短，还未有幸得见尊荣，但这并不妨碍我从众人口口相传的光辉事迹中琢磨出他的形象。而之所以大家都叫他“钉子户”，是因为在“幸福”成立之初他就迅速成为金卡会员之一，但是“幸福”成立了这么多年，他还是金卡会员之一……前两天经理在思考要不要再设个白金卡会员，这位先生绝对是免费升级并附赠一年所有活动项目五折优惠。“锵锵六人行”活动开展以来，钉子户先生就一直致力于游走各大餐厅的桌椅之间，但人数的增多显然没有对他的婚姻事业添砖加瓦，直到上一次活动时他已经把所里所有的女会员消耗殆尽，连两个孩子的妈都表示实在对他没有兴趣。

今天的会议日程就是要讨论，今晚的“六人行”要怎么办。把新来的两个女会员都算上，也还差了一个女宾，要晚上还补不足人，二女对三男，那不就是一场活生生的二桃杀三士吗？我们的“六人行”

宗旨就是和谐，这么血腥暴力的情况是断断不能出现的。

你说，这么重要的会我怎么就蹲厕所去了呢？那袋该死的牛奶我怎么就非要今天早上把它喝了呢？

等我终于从厕所半瘫状态摸到会议室准备听个总结陈词就去吃午饭时，经理忽然清了清嗓子看着我说：“央晓啊，虽然你刚来所里没两天，不过我们已经完全把你当作‘幸福’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了！”

我精神一振。上趟厕所回来就得了一句这么高的评价，我有些莫名其妙并心安理得着。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马屁，就像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经理笑眯眯地接着说：“所以我们决定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得非常出色，对不对？”最后一个尾音拔得老高，我忽然想起前台小妹跟我八卦的时候说起经理在涉足婚介圈以前是搞销售的，每天早上都带领手下人立志奋斗喊口号来着。

忠心此时不表，更待何时！我一挺胸，大声说：“保证完成任务！”

剩下四人忽然都会心地微笑了，一种强烈的不安瞬间掠过我的心头。在它还没有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具体反馈的时候，经理就露出一脸寄希望于我的神情：“央晓同志，我们已经决定今晚‘六人行’那个空缺的女宾，由你顶上！”

终于，这次疼的再不是我的肚子，而是脑壳。

我支支吾吾地说：“经理，这……这不太好吧……”

肩头被重重地拍了两下，经理说：“这也是没办法。我们之中只有你没见过张先生。而且你的年龄也合适，二十六岁还没对象，正是相亲的黄金时段。”

我没瞧见自己的脸色，但它绝对比包公白不了多少。什么意思啊，暗示我已步入大龄女青年的愁嫁行列了吗？二十六岁还单身怎么了，没对象又怎么了，真是。

经理接着说：“这个张先生因为一直没相中，呃，没被相中，已经到所里来闹过好多次。这次要是连人都凑不齐，这个大客户我们就别想保住了。你要知道，全年这么多活动他可是一个都不落下，要是他走了，我们的营业额至少会减少百分之零点二。现在全所只有你能保得住这百分之零点二，你感受到自己作为所里一员的重任没？”

我的脸不可抑制地抽了一下。不愧是搞过销售的，还动不动升华高度。见我还是不说话，经理的脸一沉：“这是刚才会议的共同决定，你别忘了你还在试用期！”

我揉着肚子，就差没声泪俱下：“经理，我……我去！”

经理亲切地抚了抚我的后脑勺，柔声说：“这才是咱们的好员工。你有腮红没？晚上多抹些。以后别擦那么多美白产品，看你这脸白得跟快死了似的。”

我实在很想跟她说我这是真快死了。但话还没出口，经理就大手一挥：“好了，散会！”四人鱼贯而出，再没谁注意到在桌旁心力交瘁、垂死挣扎的我。

到了晚饭时分肚子终于好了些。我依照指示把自己的脸化得像个猴子屁股一般红光满面，因为怕露馅也不敢搭乘所里的车，自己跌跌撞撞地赶去“六人行”的老地方——一个还算比较高档的餐厅。我想这顿免费的晚饭是我这倒霉的一天里唯一的安慰。

不过很快我这想法也被颠覆了。

人生就像是一场悲剧的蝴蝶效应，一步错，步步错。我语文学得还不够好，不知道怎么形容身处这股效应链洪流里的微妙感受。但当我看见周慕辰后脑勺的那一刹那，我的世界地震了一下。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后脑勺，时隔这么多年，它还是跟我记忆中的形象一模一样。

这后脑勺让我如此刻骨铭心的原因是，周慕辰永远都只走在我前

面，我对着那后脑勺的时间远比对着脸的时间长。日复一日，那个后脑勺就那么难以忘怀了，以至于在他毕业之后的很多年里，我在梦里梦到他的时候，或许脸都已经有些模糊了，它却分外清晰。

我还是少女的那阵，花花肠子实在不多，回想起来，好像也就那么两个幻想。顶头的那个——跟周慕辰谈场恋爱，哪怕就是望着他的后脑勺，跟在他后面蹦跶，哪怕只有一天——已经破灭了，破灭得彻底，干脆连一点念想的渣都没剩下；次一点的那个——让周慕辰再见到我时，我一定要意气风发、潇洒得意，哪怕是装出来的——终于也在这倒霉的晚上化成了泡影。

我看到那后脑勺的时候，正是我对着那“钉子户”已经近乎极限的时候。

相亲果然不是一个好活儿，就连那每位价值一百八十八的约会套餐也不能弥补这一晚上给我的心灵和视网膜所造成巨大创伤。

视网膜的伤是在看见“钉子户”的第一眼就落下了。原谅我词汇的再一次贫乏，我完全找不出一个中性词汇可以稍微淡化一下眼前这个不到中年但谢顶程度胜似中年、腰围尺度疑似老年、穿着打扮貌似宣统元年的男性形象。在第一眼看见独自坐在长方桌旁的那个男人时，我就顿悟了所里那四人微妙的笑容是怎么个意思。

心灵的创伤是在“相亲”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在毫无意外地被安排到他旁边那个座位之后，在毫无意外地另一边女宾的头脸根本都不转到这个方向之后，我顶着视网膜被戳瞎的风险，开始和张先生聊天。

在聊完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兴趣爱好、家中人口和婚姻既往史之后，我语思枯竭了。张先生却好像刚把嗓子活动开一般，开始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他对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看法以及该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等等。

我从小就对钱特别有感觉，真的，但听到金融两个字就肝疼，真的。

于是在吃完了那半生不熟的牛排、喝完了也不知什么味儿的调味酒，又不能用叉子剔牙来转移注意力时，我就开始貌似专注、实际走神地望远发呆。

那个后脑勺就是这样跳进了我的视线。

要不怎么说我对这后脑勺比对那脸的感情深呢？要如同文学作品那扣人心弦的重逢场面，我应该在周慕辰迈入餐厅的那一刻起就感受到空气凝固、神经紧张、额头冒汗，然后一回头就看见那风华绝代的正脸。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按照他那桌上食物消耗的程度，估计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切牛排切得不亦乐乎、满头大汗。只有此时看见这后脑勺，我才有了些异样的感觉。

那个背影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灰色薄风衣外套，跟记忆中那个模样重叠在一起，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那时候无论何时看到他，他都是高高地仰着头，一副冷漠无疆、生人勿近的样子。但现在也不知是不是我自己心情不甚好，所以连累看着他的时候也是一派萧索落寞。

周慕辰是绝对不会看见我的。对他来说，我只是六年前众多跟他表白却被他忽略的花痴之一，虽然过程可能有那么点曲折。也许事到如今，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忘了。想到这里，我忽然有点忧伤。虽然想起他的时候不多，但这多年来，对于他，我可是一点没忘。

周慕辰的对面是一个女孩，乍一眼看过去以为是《画皮》那小狐狸精从电影里爬出来跟那儿坐着，皮肤白得晃眼。细细看去，她长发披肩，眉眼如画，说不出的温柔婉转，很是细致好看；年纪应该比我小点，正是嫩得可以掐出水的好时光啊。

周慕辰身边从来都不缺美女。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实在太熟太容易

勾起一些狗血往事，便很想撇过脸去不再看他们。但一回头又是那张对视网膜杀伤力极大的脸，纠结了一下，我还是转回周慕辰的后脑勺那边。至少美女还是赏心悦目的。

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那美女脸上一直带着一些哀伤的神色，很有些虐恋情深类言情女主的共性特征。看来周慕辰这么多年拒绝一切女性示好这爱好还是没变啊，这么好看的都不要，他还真想找个天仙不成？

本来看得兴致正浓，忽然肚中一拧，我心里哀叹：又来了！

我霍然起身，匆匆说了一句“失陪一下”，就奔向厕所而去。沿途我撞倒了隔壁桌上的一杯水和一个侍应手上的毛巾，最后在周慕辰将要抬头的一刹那闪身入了厕所门，心里大呼好险好险。就算他想不起我是谁，我也不想让他看见我。

我真的很想待在厕所里不出来了。这一天拉肚子整得我筋疲力尽的，只有出货，基本没进货，现在脑子都开始晕晕乎乎。

不过天意注定是不遂人愿的，反正是不会遂我愿。正当我准备休息一阵儿再出去的时候，同桌的另一个女宾进来找我了：“央小姐，你好了没？我们都准备走了。”

我大喜，以为这折磨终于到了尽头，基本上是以冲进厕所的速度又冲了出去，准备拎包走人，出来才发现“钉子户”抱着我的包，站在门边笑眯眯地等着我。

我抖了一下，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又升了起来。果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包抢回来，就听见另一个男宾说：“央小姐，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接着去KTV再坐一会儿。你可一定要赏光啊。”

天啊，我怎么又在他们抉择的关键时刻去了厕所？五个人十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我一眼扫去，那四个人已经自动站成两两一对儿，剩下的……就只有“奇葩”和我，并且在他那如水的目光里，我很难认为他没有理所应当地把我和他凑成一对。原来剩下那四对已经互相看

对了眼，这是要押我上架啊！

我嗫嚅着拖延时间，思量要怎么把包从“奇葩”手里夺过来再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正僵持着不知怎么回应那五人的拳拳盛意，忽然后背就被人撞了一下，力道不算很大，但我脚步虚浮，还是差点没一个趔趄。然后一个身影就从我旁边飞快跑了出去。

好不容易站正了身子，我正要稳住心神、寻思退路，背后猛地又被一个高速运动的身体撞了个正着。

这一下我觉得我是真要内伤了。本来我就有些手脚无力脑子发晕，结果被那身子撞出去两米有余之后，我终于顺利地以脸部着地的姿势刹稳在地上。

我的耳朵里开始嗡鸣，隐隐觉得周围有些震荡嘈杂，但就是听不太清。这毕竟还是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门口，且那块地毯带着一股千人踩万人踏的复合感尘土味儿，就算我的脑子已经不怎么清醒，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那销魂的气息。

就在我感慨这地毯确实应该换了的时候，手臂就有了些感觉。那些人好像刚刚才从我莫名其妙就飞身而出的震惊之中回过神来，开始过来七手八脚地想把我拽起来。我觉得身子在无数只也不知是想帮忙还是想添乱的手中飘摇了一个来回之后，终于勉强翻了个身，脸冲向了天花板。

被人扶着坐起的瞬间，我恍惚看见“钉子户”死命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你不能走！你把人撞成这样，还不知道脑子有没有撞出什么问题来……”

我很想声援“钉子户”一把，这是我这一晚上听到他说得最有人性的话。但还没来得及开口，一个低沉的声音就像针尖一样钻进我脑子，在我的中枢神经上狠狠地扎了一下：“央晓？”

混沌的脑子瞬间沉淀了。我看清了，那个被“钉子户”拉住的男人，那个一脸惊诧的前脸……周慕辰！

咱能别这么狗血吗？咱能别这么雷人吗？我真是欲哭无泪。让我对着那后脑勺多好啊，干吗要让他把脸转过来？我现在有多想死谁能知道？

这时候周慕辰已经恢复了一贯的平静神色，他甩开“钉子户”的手，静静地盯着我看了几眼，然后淡漠地问了句：“怎么？把你撞伤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他语气里那种近乎嘲笑的冷漠，生生地能把人心上的肉剜去一块。

我低着头，装作无意地说：“哦，没事。你忙你忙。”

“都站不起来了怎么会没事！”“钉子户”在旁边急了，拉着周慕辰更不撒手，“央小姐你认识他啊？你别不好意思啊，要真觉得受伤了一定要说出来……”

我也急了，周慕辰的眼光就像刀子一般，剜在身上真是说不出的难受。再不让他走，我肯定会被戳死在这样的“刀林弹雨”里。“你让他走吧，我真没事。”我说着就要奋力站起来，身体力行地宣布我真的点事都没有。

“钉子户”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开周慕辰的手臂，急急地想过来扶我。

不过周慕辰反倒是不急着走了。他抄着手臂闲闲地站在那里，半睁眼睛瞟着我，声音仍旧不咸不淡：“有事就上医院，我可不想以后有没完没了的麻烦。”

周围的男士们愤怒了。

“你怎么说话的？撞了人还有理了是不？”“钉子户”领头高呼，挥舞着我的手包，眼看着就要上去揍周慕辰。

我咬牙撑着两个女宾的手站了起来，勉强一把抓住“钉子户”的手臂：“算了算了，我真没事，让他赶紧走吧。”我这才想起来第一个撞我的，好像就是那个《画皮》小狐狸，哦，不，那个柔弱含泪的

美女，周慕辰应该就是要去追她。

周慕辰扫了“钉子户”高举的拳头一眼，眼里都是嘲讽，扬着嘴角对我说：“看不出来啊央晓，现在还有护花使者了。”接着又扫了一眼周围愤怒的几个男士，忽然作领悟状，“你们不会是在这儿集体相亲吧？”

我心里一凉。完了！人生这最后一点尊严，就这么彻彻底底地葬送在这倒霉的相亲上！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怎么说的来着？好像是“我要找个比你好一千倍的男人风风光光地嫁了，你等着瞧”之类的。不过现在转头看看“钉子户”头上锃光瓦亮的光景，我不禁悲从中来。

本来骚动不安的人群忽然安静了。或许社会发展到如今，相亲已经不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情，但猛地被人这么大张旗鼓地喊出来，面子还是有点挂不住。我瞧着那几个男宾脸上不对劲的神色，敏锐地察觉再不把周慕辰弄走，还指不定他会说出什么让人想揍他个油盐酱醋的话来。要是给这几个客户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所里不只“钉子户”那百分之零点二的业绩保不住，估计还得再损失几个万分点。

我掐指一算，计上心来，忽然“啊”地呻吟了一声，随即作万分痛苦状。当然这也不全然是装的，我确实痛苦，确实头晕，当然程度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罢了。

众人的目光成功地被吸引到我身上。我颤颤巍巍地说：“我……我胸口闷得很，脑子也疼……谁，谁送我上医院？”

扶着我的那两双手同时抖了一下。果然，这年头，送人上医院比送上门还需要勇气。

我作痛苦加深状，再接再厉：“哎哟，脑子越来越疼了，快……”说着就要接茬往地上躺。

左手边的女宾忍不住了：“唉，我扶不住了，哪位男士来帮把手？”